

河南省作协会员李新民

今晚多安静



李新民 男，河南省新县人，河南省作协会员。先后在中国教育报、《河南日报》、《中学生阅读》、《教育时报》等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十万余字。荣获全国教师散文征文比赛二等奖、“诗神杯”全国诗歌征文二等奖等。

在云之南

我甚至想为远去的昨天致歉,让那些迷惘的日子成为我热爱的部分。
不想走了,真想在你的美丽里住下来,从此不再离开。

五
苍鹰掠过头顶,在海拔4800米的蓝天白云之间,我的爱恋多么纯净,如同阳光下的冰川不容回避。

玉龙雪山,我心灵的上空,神灵朝圣的地方,我闭上眼睛想你,亲爱的,你可感知我心跳的颤栗。

我们带来自己,不是为着确认。天,地,心,如此纯粹干净,一如爱,比传说中更为永恒。

六
我就这样看着你的样子,七彩游廊中,你手拂风铃带动清脆的声响。

我已掏空自己,成为青草和阳光的一部分。五月的彩云南,微风过处,你的气息如同花香,一路充盈我的旅程。清寂的岁月,我知道,爱情并未走远。今晚,我一定会做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里,大地鲜花盛开,我依然深情呼唤你,任芬芳弥漫我的门楣。

七
有些时光,在世上,我只想无悲无喜地与你共度。比喻,给云腾出一片天,由它聚散,为鸟让出一条路,任其走远,我只需要属于我们的宁静,在人间,不再把彼此丢失。

那些无名的花,谦卑的草,温暖的阳光,柔软的风,都曾让我幸福感激,事实上,那也是我,目送正在遍历今生今世的某个自己,渐渐远去。

倘若将来某日,因某种际遇偶然至此,即使时间的刀锋一次次深入内心,我对你刻骨铭心的爱,依旧生生不息。

心底的温暖,关于对爱情的纯净向往,等等。在浮躁的世态下,我想留自己一片安静的世界。它让我明白与体味,生存的原因,生命的丰满和生活的意义。这些或深或浅,或雅或俗,或长或短的文字,镌刻着我普通与卑微、欢喜与忧伤、渴望与向往、怀念与伤逝的内心的印记。

又是深夜,窗户的缝隙里,传来嗖嗖的风的声响。岁月安静极了,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此刻,我的内心袒露无遗,或许因为你的倾听,我会流下久违的泪水。我知道,这是感动。这感动源于文字,一路温暖着我的孤独;这感动源于我的朋友,一路搀扶伴我风雨兼程;这感动源于生活,一路原谅我的幼稚和无知,让我任性地做我自己。

风吹过,岁月有痕,这就够了。

笺?我甚至想忘记年代,丢失暮色,没有人知道我来自哪里,与你手牵着手,沿着古老的护城河,走一小段路程。这样的夜晚,暗香盈袖,你是柔软的,我的脚步是轻的。

一直在想,如果你愿意倾听,我会在深夜里为你吹箫。

五
我只能悄然离开,在千年之后的今天,我的城市,古老的长安。

选择一种方式,让离别不再伤感,任一阵风,从远去吹来,吹拂我秀发飞扬,吹向我千里之外秋水云长的故乡;等待一场雨不期而至,将那些往事和满地花瓣安葬。

你说只需要安静地握手,说还可以相见;你说还会梦里流连,去灞桥折柳,去古城墙看紫色的泡桐花开;还可以彼此拥抱,抓住一些曾经忽略的细节,不让它们瞬间消失。

我已习惯于穿梭来世今生,适应那些目光和表情,学会在人间间隐忍和沉默。在这个春天,不小心梦回长安,我是否依然是我?

在雨天谈起雨,又会相互忆记。

应该还有一场雨,与我有关。
那年的雨下得不长,但非常凶猛。我家的黄牛与邻村的黄牛抵角,从十多米的山崖上掉了下来。这头牛是我们的全部家当,我敢说,父亲把牛看得比我们还要珍贵。这头昔日在村子里威风凛凛的牛,从此英雄不再。整个夏天,我都在割草喂牛。正大的雨夜,我已早早地睡下了,实在太困,雨实在太大,我的房屋,被大雨淋倒,我被掩埋其中。村子里一声巨响,一片热闹,一片慌乱。过了两个时辰,我从废墟中被刨出时,转了转头,傻傻地问了声:“怎么了?我睡觉的房屋呢?”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经历过最大的一场雨。从瓦砾中爬出来,在黑夜里,仿佛只是做了一场梦,梦里,生死界线分明,如今,我依然活着。

其实,从离开杨庄,雨天不算太少。那些日子,每回都会有一场梦。直到现在,我仍认为,自己像是活在梦里,虚无而又具体,飘渺而又真实,无奈而又懂憬。

幸好,在杨庄遇到了一场长长的雨。

的状态是多么尴尬和可怕。

很想借助一种方式,改变这种看似紧张充裕实则窘迫的生活,让生活节奏慢下来。于是,我怀念手写的时代和那种过程。取出钢笔,打开瓶盖,吸满墨水,仔细擦净,铺开稿纸,静坐沉思,认真撰写,这种全身心投入的虔诚是多么可贵和美好。我忽然忆起那些信件频繁的日子,那都是在安静的时候,满怀向往期待和惦念,与自己周边的世界,友好地交流着。那些不经意的过往,其实都是我手写的青春,充满憧憬。

会有一些方式,改变着我的生活。比如今晚,窗外大雪纷飞,近一个世纪以来冬天最早的降雪突如其来,在人们还没来得及准备的时刻,惊喜在意外,因为雪,这个冬天不再寒冷和空洞。我在这样温情的冬夜,重新拿起钢笔,认真准备着,想写一封信,无奈却不知该写给谁?都遗忘了吗?我无法回答自己。所以,我写下了这篇文章,想告诉世界和我的朋友:今晚多么安静!

没有抑郁,没有哀怨,没有绝望,就这样花枝招展!那些曾经媚俗妖艳的故事,只有在春天的风雨之后轻浮得自哀自怜。

本不属于花开的季节,竟然有如此美丽的背叛!

英雄系马,壮士磨剑,佳人不再迟暮,一切灼灼其华。

八
在路上,我什么都不会做,只安静地想些事情。

想春暖花开,想大雪纷飞,想曾经的爱恨情仇,想未知的玄机。偶尔也想想沪深股市和与中东战争,高兴时,还想一些无聊的问题。多数时候,想像被无奈阻止,我就想你。

关于自己,从未去想,也无从想起。

九
如果所有的起点必将回到终点,我也不能例外,哪怕是必来生。

我要告诉你,节序如流,感知四时山水和风水,人生只是一小段路程,却需要我们耐心地行走和跋涉。

一切都在轮回,候鸟已在归途。人海茫茫,如果哪一天,我还能一眼认出你,请不要惊诧,说明你已在我的惦念里,请出了花朵。

别把自己丢失

年重复又失去知觉的日子里,我们会将自己丢失。

我害怕这样的丢失,以至于找不到自己,一如我对冬天寒冷的渴望。记忆中的冬天是多么鲜活而生动。凛冽呼啸的风掠过脸庞,如刀割般疼痛;大雪弥漫,世界一片银装素裹;江河凝冻,大地冰封;古老的村庄,安详而又恬淡……我们从容走过这样特征明显的季节,悲欢尽在其中,冷暖常怀心头。

然而,我们已经丢失了很多,被现实蒙蔽了双眼,很难静下心来,思考一下“我从哪里

梦回长安

杯酒;去来匆匆,江湖夜雨十年灯。江山易改啊,马蹄狂乱,旷世红颜,谁将倾城倾国?酒入豪肠,英雄系马;书生意气,口吐华章。谁能留下什么?且都带走一片明月吧,须发如雪,映照满目清霜。

三
应该有一次美丽的奇遇,在长安的春天。垂柳摇曳,宫墙外柳絮纷飞,秋千轻荡,燕语呢喃。

我的灵魂已先于你抵达,穿越时空,我是千年前的布衣书生,盛世繁华里,抬头,遇见了你,素面朝天的女子,恰是长安那弯最皎洁的新月。

你是在无言地等待,奔赴一场久违的约定么?你是在深情地眺望,那打马路过你窗

在杨庄遇到一场长长的雨

约去另一个村子看大水,那里的河比我家门前的要宽。我们一群没看过海的孩子,站在山坡高处,看浑浊的大水带走杂物,气势汹涌奔腾,莫名奇妙的兴奋。在小小的罪恶里,我们满怀期盼地议论着:要是再下两天,就更像海了!幼稚而向往的声音,如被大人们听见,定会抄起铁锨,把我们拍死。

雨下得太稠,扯不断,人们就很少出门,呆在屋子里,搬个凳子呆坐在门边,痴痴地看雨水从屋檐流下来形成水线,一看就是一个上午。偶有披雨布肩扛铁锨的人从路上走过,是到田堰上检查水沟的。雨下个不停,淹了稻田,一个季节歉收或没有收成,在冬日里就很难熬过,作为一个农民,就无比得羞愧,像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清具体时间。面对这支笔,我竟然有一些羞愧。

上师范的时候,学校开设有书法课,男女生都练,颇有些男生像书生,女生像闺秀的韵味。那时想着做个读书人,用毛笔题字,用钢笔篆写,吟颂一些自己的文章,是多么优雅的事情。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却着实在古风流韵里陶醉了一番。那种墨香扑面而来的气息以及隐藏的故事,让少年的记忆如此深刻,至今仍缭绕着我的情怀。

可是,我终究还是没有坚守,在岁月之中消逝了那些轻淡的美丽,我也无能为力地被时代的浪潮所淹没,快捷的生活急催着我们的脚步,我们没有甚至

在路上

院落仿佛就在前方。

淋一淋略带寒意的雨吧,顺便梳理一下那些混乱的情绪,不要问这是为了什么?

人群擦肩而过。再也不用举目四顾,仓皇逃离,无人在意,你的眼里是否滴满了泪滴。

四
在20楼的房间里醒来,阳光照耀,洁白的床单,发亮的红色家具,静止的电器,空气里飘散着尘埃,一切都凝固了,包括自己。

我已想不起身在何处?现实恍惚如梦,恐惧、惊喜。爱情仿佛来过,熟悉的陌生。在时光里面,我们为什总是变得那样支离破碎和久远?

五
我坦诚面对悄然而至的雪,却手足无措,冬天的过度仓促而利索,如匕首直扎胸膛。我们都来不及准备和渴念,雪已

开始抚慰曾经的疼痛。所以,我仍是激动,尽管雪落在他乡的土地上。我从千里之外赶来,不然何以面对我的故乡?

这个冬天注定不在空洞,一如我的目光。雪落在脸上,温润如玉,像是爱的感觉。

六
这不合时宜的选择,或许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冬夜里,我们相约去看海。

我用文字无法表达这充满神秘诱惑的色彩。蓝色,到底是什么颜色?看到海,总让我想起那迷人的眼睛。

沉溺于蓝,我已无力自拔。如果在春天,面朝大海,我会有怎样的情怀?

请不要怀疑我的向往,我能读懂你的眼神,就像读懂那蔚蓝的意境。

七
我甚至不敢打开门窗,害怕满屋的惊艳瞬间逃之夭夭。

屋外是彻骨的寒冷,一树花开已把寒冷点燃。

我在这里等你

2009年第二场大雪不约而至时,我的伯父永远离开了我们。又一位亲人离去,我不得不再一次提到死亡。

这些年,死亡一次又一次以不同的方式或近或远或明或暗地与我生活发生着关系。我的大哥、姐姐、奶奶、三叔、伯父相继离去,每次面对死亡的现实,生与死遥遥相对的两个茫茫世界,却那么接近地在我面前来回交替。虽然我知道,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但目睹亲人的离开,关于生命的脆弱无奈和悲哀,总是笼罩在心头。

伯父平躺在床上,脸上凝固着微笑,像是进入了梦乡,一点也不可怕。父亲告诉我,伯父当时正和他围着炉火愉快地说话,谈到张家儿媳黄家盖房吴家得子,都是关于幸福的话题,说着说着,感觉大脑发晕,接着口齿不清,头歪靠在了椅靠上,再也没有醒来。过程如此简单,短暂的一瞬却是伯父的一生。

伯父一生勤俭辛劳,养育四个儿子(长子已去世),结三个儿媳,得六个孙子,娶一房儿媳,盖一处房子,得一个孙子,都要办一场酒席,伯父从未向亲朋邻居借过一升米、一口碗、一双筷、一分钱。在他七十年的生命里,伯父一直都是在为好日子劳作着,这种自强不息勤俭持家的作风,让他不曾有过人情和债务的背负。所以,这正是他离去的方式,了无牵挂,干干净净,体面从容。我坐在伯父的旁边,记住了他最后表情。我不相信他的离去,我想他是太累了。这一生,他办过太多的大事,却从顾不上休息,以至几十年来每天他都凌晨起来劳作,从不间断。他需要休息,需要安安静静,踏踏实实睡上一觉。他已看到,眼前已是芳香四溢的生活,可以安然地离开。

小我父亲近十岁的三叔,是在今年春天离去的。春暖花开的时候,杨庄的山山岭岭都披上了新绿,布谷声声,油菜花开,紫云英满田。三叔要结婚了,他重新盖起了新房,为张罗好儿子的婚事,在做最后的房间清理时,不慎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就这样在喜庆来临的时刻,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回到村庄,看见三叔的犁耙还静立在明亮的水田,刨子正嵌在木头上,我也不相信三叔去世了。

这些细小的情节提示着我,正在忙碌的三叔,家里来了客人,他就放下正在赶牛整理秧田的犁耙或正在制作家具的刨子,陪客人说话去了。他的院落里,公鸡正在嬉戏,母鸡正在觅食,生活那么生动,可房前屋后再也看不见三叔进进出出的身影。

还有大我一岁的兄长育生也是在今年去世的。秋收忙完的时候,从杨庄传来消息,在新加坡打工的育生死死了,我同样也不相信这是真的。那个身材瘦小声音响亮耳朵略背的和我一起长大的育生就这样死了?那个从小带头掏村庄最高处鸟窝的伙伴,那个听不清老师讲课回答不出问题经常挨打不甩学生的学生,那个满身油渍满脸污垢从老家为我扛来一袋大米爬上五楼的哥哥,那个为五十元钱遭无赖欺负给我打电话求援的兄弟,那个家有父母妻儿的男人,就这样走了。自小学毕业,育生一直奔波,正值而立之年,却客死他乡。山坡上,白雪皑皑,隆起的新的坟茔,育生安息在那里。我长时间停留在他的坟前,想对我的兄弟说些什么或听他说些什么,最终只能听到呼啸的风声。

近几年,杨庄先后有十多人离去,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有长有短,村庄周围的山坡上,不断增加新的坟茔,就像村庄里盖起了一片新房。那些离去的人们毗邻而居,顺应四季,可曾想到活着的我们的哀伤?我在想,活着的我们,其实只是存在于生与死交替之间虚无的境地之中。今日的生死,或许就是明日的死;今世的死,或许是来世的生。生命如此脆弱无奈,我们无法主宰生死。当死亡来临,我们无法逃避,实在也无须害怕。我宁愿相信,这些与我们相伴的亲人,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很久以后,他们还会回来。轮回大致如此,有先有后,节序如流。

雪纷纷扬扬,真是一个洁净的世界!感谢这场雪,在一个人离开的时候,有这样浩大的映衬,一如来世,赤裸干净,气象大美。送走伯父,心情已不如回家时沉重。佛说,一念觉,即是佛;一念迷,即是众生。就像爱过,所以慈悲;正如懂得,所以宽容。凡俗的我们来世的一刻,就意味着要离开,只是,我的村庄中,下一个离去的人不知是谁。

我回杨庄的时候,正是伏天。雨下得频繁,年龄大的老人说,五十年没有这样下雨了,老天爷真是烂了,一口气下了二十天,把雨下得没有节制,一下子全下完了,再需要雨时怎么办?

仔细想想,在杨庄时,没有遇到这样长的雨。只不过是二十年的时间,对我来说,是个不短的数目,但对于一个村庄而言,二十年确实不算什么,就像我们从早上一觉醒来,只是一眨眼的工夫黑夜就过去了。一个人对于一个村庄,如同一滴水对于大海,实在是渺小得不值一提。村庄一辈子有多长?要经历多少事情?我永远也无法知道。

在杨庄要碰上这样一场长长的雨,应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孩子们都会这么想。五十年,他们谁想在这个村子里住五十年呢?我小的时候,分不清时间的概念,不知道五十年究竟有多长,所以希望天下的大雨,真能把人冲走,我就抱着家里那个洗脚的大木盆,让雨水把我带到山外去。

有一年夏天,连下了十四天的雨,我们相